

庆生、送死与《红楼梦》 的叙事结构

王富鹏

内容提要: 生之乐和死之悲,在《红楼梦》中的轮转比衬是非常明显的。《红楼梦》中有多次生日庆贺和丧事描写,这两者常常处在相互关联的地方。作者有意识地把生与死、乐与悲置于一处,其中大有深意。不但如此,几次重要的庆生和悲亡事件几乎都发生在小说叙事结构的关键部位。生死,人之大事。死生之大,关乎家族盛衰。系家运世道于生死之间,以生死结构小说,可谓匠心独运。

关键词: 生辰 丧事 结构 叙事

《红楼梦》有多次的生日庆贺和丧事描写,而且这两者还常常处在相互关联的地方。作者有意识地把生与死、乐与悲置于一处,应该说其中大有深意。不但如此,几次重要的庆生和悲亡事件几乎都发生在小说叙事结构的关键部位。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有以庆生送死结构小说的意识。

一、生死轮转、悲喜相伴

《红楼梦》第十一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见熙凤贾瑞起淫心”,至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可以说是暗写一个无法启齿的风月故事——贾珍与秦可卿的不伦之恋。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又插叙了贾瑞与王熙凤的风月故事。贾珍与秦可卿之事不便直写,故作者旁敲侧击、闲处逗漏,让读者顺着一些蛛丝马迹去推测其背后的故事。作者唯恐读者还不明白其用意,故在这一过程中又插叙了贾瑞与王熙凤的风月故事以作鉴照。明写瑞、凤之风月,暗写珍、秦之淫乱。

小说铺叙秦可卿因淫而丧和瑞、凤风月情浓,从贾敬庆寿写起。第十一回开篇云“话说是日贾敬的寿辰,贾珍先将上等可吃的东西、稀奇些的果品,装了十六大捧盒,着贾蓉带领家下人等与贾敬送去。”^①然后很快就转移到众人谈论秦可卿得病之奇。之后一边写秦可卿病情,一边写宁府排宴庆寿。贾敬寿宴为贾瑞邂逅凤姐提供了机缘,随后转入瑞、凤二人的风月故事。之后一路写去直至第十二回贾瑞因淫而丧,第十三回秦可卿淫丧天香楼。

秦可卿淫丧,从贾敬庆寿写起;贾瑞脱阳,起于寿宴邂逅凤姐。生辰,喻指人之生和生命的节点。杨义先生说:中国作家“把生日视为人与世界相联系的、具有丰富的文化密码的起点。”^②《红楼梦》故意把生与死勾联在一起,如此结构故事,其寓意值得玩味。

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不了情暂撮土为香”,写贾母高兴,主张“学那小家子大家凑分子”为王熙凤庆祝生辰。贾母说“今年人又齐全,料着又没事,咱们大家好生乐一日。”“展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园中人都打听得尤

氏办得十分热闹,不但有戏,连耍百戏并说书的男女先儿全有,都打点取乐顽耍。”一家子都欢天喜地为王熙凤祝贺生日。对于刚起的诗社来说,此日“又是头一社的正日子”,宝玉“也不告假”,大清早却一身素服私自走开了。宝玉于此日大清早私祭金钏,可是极大的忌讳。不过,对王熙凤来说更大的忌讳还在其后。

王熙凤等众人正在一处看戏吃酒开怀取乐,贾琏却趁此机会在家里与鲍二老婆私通。她悄悄来到窗前,听那妇人向贾琏说道“多早晚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凤姐听了,气的浑身乱战”,“一脚踢开门进去,也不容分说,抓着鲍二家的撕打一顿。”贾琏借着酒力,逞起威风,从墙上拔出剑来,要杀凤姐。之后鲍二家的又羞又惧上吊自杀。在此,作者又一次把生与死置于一处。

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裯,呆香菱情解石榴裙”写宝玉、宝琴、平儿、邢岫烟四人的生日。白天在红香圃三间小敞厅内摆上四桌酒席。“该对点的对点,划拳的划拳。这些人因贾母王夫人不在家,没了管束,便任意取乐,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满厅中红飞翠舞,玉动珠摇,真是十分热闹。”湘云因多喝了几杯,“娇媚不胜”,“在山子后头一块青板石凳上睡着了。”众人乐了一天,还嫌不够,晚上又在怡红院中单独为宝玉祝寿。平日所有的礼节都顾不得了,忘乎所以,又是猜拳,又是唱曲。一坛绍兴老酒居然罄尽。众人胡乱睡下,芳官喝得不省人事,竟然与宝玉同榻而眠。“大家黑甜一觉,不知所之。”(第六十三回)第二天平儿还席。尤氏又带了佩凤、偕鸾二妾过来游玩。“当下众人都在榆荫堂中以酒为名,大家顽笑,命女先儿击鼓。平儿采了一枝芍药,大家约二十来人传花为令,热闹了一回。”“正玩笑不绝,忽见东府中几个人慌慌张张跑来说‘老爷宾天了。’众人听了,唬了一大跳,忙都说‘好好的并无疾

病,怎么就没了?’”贾敬死后,因家中无人,尤氏便请尤老娘并二位妹妹来家中居住看守。由此又引出贾琏、贾珍与尤二、尤三的风月故事。最后尤二吞金,尤三自刎。这真是乐极生悲,生死、悲喜只在转瞬之间。小说第六十三回的回目云“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非常明确地透露了作者把生与死置于一处的故意。在小说当中贾敬显然是一个边缘人物,对他着墨很少,且始终没有真正出场。对于他,作为重要事件来写的只有两次:一次是第十一回贾敬生日宁府排家宴,引出贾瑞与凤姐的风月故事,导致贾瑞脱阳而死;第二次即是这次突然死亡,引来贾琏、贾珍与二尤的风月故事,最后导致二尤死于非命。小说中的两大风月故事群落皆由贾敬引出。其一生一死对“风月宝鉴”故事群落的结构意义非常明显。

第七十一回“嫌隙人有心生嫌隙,鸳鸯女无意遇鸳鸯”开篇即写贾政回京与家人团聚,又值贾母八十大庆,可谓喜事连翩而至。

话说贾政回京之后,诸事完毕,赐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渐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几年,骨肉离异,今得晏然复聚于庭室,自觉喜幸不尽……因今岁八月初三日乃贾母八旬之庆,又因亲友全来,恐筵宴排设不开,便早同贾赦及贾珍贾琏等商议,议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荣宁两处齐开筵宴……自七月上旬,送寿礼者便络绎不绝。礼部奉旨:钦赐金玉如意一柄,彩缎四端,金玉环四个,帑银五百两。元春又命太监送出金寿星一尊,沉香拐一枝,伽南珠一串……馀者自亲王驸马以及大小文武官员之家凡所来往者,莫不有礼,不能胜记。堂屋内设下大桌案,铺了红毡,将凡所有精细之物都摆上,请贾母过目……至二十八日,

两府中俱悬灯结彩 ,屏开鸾凤 ,褥设芙蓉 ,笙箫鼓乐之音 ,通衢越巷。(第七十一回)

一日晚间,“尤氏一径来至园中,只见园中正门与各处角门仍未关,犹吊着各色彩灯,因回头命小丫头叫该班的女人。那丫鬟走入班房中,竟没一个人影,回来回了尤氏。尤氏便命传管家的女人。”“这两个婆子只顾分菜果,又听见是东府里的奶奶,不大在心上,”不但不肯去传,反而抢白尤氏带来的丫头,说“我们的事,传不传不与你相干”。这真是“嫌隙人有心生嫌隙”。正如尤氏所说“这早晚门还大开着,明灯亮烛,出入的人又杂,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因此叫该班的人吹灯关门。谁知一个人芽也没有。”结果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之后不久大观园中就发生了绣春囊事件,最终导致检抄大观园,司棋、潘又安死于非命。庚辰本在“园中正门与各处角门仍未关”处夹批曰“伏下文。”^③这一批语点出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生之乐和死之悲,在《红楼梦》中的轮转比衬是非常明显的。如果由生与死延伸到乐与悲的话,《红楼梦》中的这种轮转比衬更是无处不在。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写贾母乐孜孜为宝钗庆祝生辰,宝钗点戏,几句曲词即让宝玉大哭,种下了日后出家之因。一家人猜灯谜取乐,所作灯谜皆为不祥之兆,贾政“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来复去竟难成寐,不由伤悲感慨。”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一死一嫁,更是悲喜交集。如此者很多,不必一一列举。

二、生日描写与小说的结构

《红楼梦》人物众多,一年到头不知有多少生日宴庆。

作者不可能把所有人的生日都写进去。一定是有写有不写,有略写有详写。小说当中详写者其实并不是太多,只有第十一回贾敬生辰、第二十二回宝钗生辰、第四十三回凤姐生辰、第六十二回宝玉生辰和第七十一回贾母八十大寿,其他如贾政、黛玉、薛姨妈等人的生日仅略略提及而已。

如前所述第十一回“庆生辰宁府排家宴”,到第十六回“秦鲸卿夭逝黄泉路”小说重点叙述的是一组风月故事。这一组风月故事的叙述从贾敬寿庆开始。贾敬寿辰只是这组风月故事的引子,故主人公是否在场无关紧要。第十一回采用明暗两种写法,叙述了贾瑞与王熙凤和贾珍与秦可卿的两个风月故事。既要写珍、秦的不伦之恋,同时又要让瑞、凤邂逅,所以必须有一个合情合理的机缘。内外不同、男女有别,贾瑞又是旁支,在宁府为贾敬庆寿是最为恰当的选择。因为除贾敬之外,宁府其他主子过生日,瑞、凤二人都难以同时出场。第十回已经提及秦氏生病,一向要强且会行事的秦氏的缺席,自然会引来女眷们的问病、探病。贾珍与秦氏的不伦之恋也就得以逗漏。逃席出来的贾瑞忽然于会芳园邂逅探病之后的王熙凤也就顺理成章了。由贾敬的寿宴引出瑞、凤和珍、秦两个风月故事,作者真是煞费苦心。之后又由为秦氏送丧引出秦钟与智能的风月故事和宝玉与秦钟的同性之恋。

贾敬在小说中虽是一人边缘人物,但他的存在意义却十分重大。“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好事终》中的“从敬”、“罪宁”说得非常清楚。小说开篇不久即叙及珍、秦和瑞、凤等人的风月故事,其对小说题旨的述说是明显的。引出这一故事板块的贾敬生辰的描写,其结构性的意义无疑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贾敬生辰之庆的设计完全是出于结构情节的需要。

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写宝钗生日也有结构情节的作用。正月“二十一日,就贾母内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戏台,定了一班新出小戏,昆弋两腔皆有。就在贾母上房排了几席家宴酒席。”

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热闹戏。”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好姐姐,念与我听听。”宝钗便念道“慢搵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第二十二回)

黛玉听后颇有醋意,嘲笑宝玉“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接着湘云说出小戏子的扮相很像黛玉,宝玉使眼色制止湘云。结果惹得黛玉和湘云都深怪宝玉。宝玉两处讨好,却怨恨愈深,想起戏中“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曲词不觉落下泪来。“宝玉细想这句意味,不禁大哭起来”。姚燮等在宝钗点戏处批曰“直射宝玉之结局。”“切定宝哥哥一生结果。”“以为宝玉日后出家由宝钗教导之可也。”^④这真是由乐生悲,宝玉出家之种子业已下定。宝玉一生结果,由宝钗点戏给拘定了。

此处不但拘定了宝玉的终身,而且还引出了对众女儿不幸结局的预叙。接着小说叙述元春送来一个灯谜让大家猜,众人也各作一个以供玩赏。元妃的灯谜是“能使妖魔

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元春灯谜是自己命运的隐喻。脂批云:“此元春之谜。才得侥幸,奈寿不长,可悲哉!”^⑤其他人如迎春、探春、惜春和宝钗等人的灯谜,也都是自己不幸命运的诗谶。贾政内心沉思道:

“娘娘所作爆竹,此乃一响而散之物。迎春所作算盘,是打乱如麻。探春所作风筝,乃飘飘浮荡之物。惜春所作海灯,一发清静孤独。今乃上元佳节,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为戏耶?”心内愈思愈闷。(第二十二回)

贾母所制“猴子身轻站树梢”的灯谜更是这个家族终将离散的谶语。故脂批云:“所谓‘树倒猢猻散’是也。”^⑥贾政从这些灯谜中感受到了一种不祥之兆。

由宝钗生日引出对宝玉和红楼女儿以及家族命运的叙述,因此说宝钗生日庆贺具有推动情节发展、组织叙事结构的作用。

第三十九回至第四十二回写刘姥姥进荣国府、游大观园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板块。从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写王熙凤的生辰开始另起炉灶,所写为另外一组故事,与前面刘姥姥的故事完全没有关系。从此回开始到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止,所写为一组滥情的故事。第四十三和四十四回写贾琏与鲍二家的偷情,致使鲍二家的上吊自杀,同时写宝玉私祭以重提与金钏调情,致使金钏投井自尽之事;第四十六回写贾赦强娶鸳鸯不成,致使鸳鸯立誓不嫁,终为贾母殉葬;第四十七回写薛蟠偶动龙阳之兴,调戏柳湘莲,反遭苦打。另外,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喜出望外平儿理妆”,还写到宝玉与平儿的份

外之情。平儿为贾琏入室侍妾,宝玉之于平儿的这种心理,庶几亦可归入滥情之列。这组滥情故事实由凤姐寿庆启动。

此时的贾府虽还处盛时,但“攒金庆寿”却开小户人家光景。这回开篇即写贾母高兴,主张“学那小家子大家凑分子”为王熙凤庆祝生辰。又说“今年人又齐全,料着又没事,咱们大家好生乐一日。”贾母的这两句话,深有意义——此后则为多事之秋,贾府将渐渐开始走向衰败。由此可见凤姐庆寿这一关目在全书中的结构性意义。

第六十二和六十三回宝玉等人生日宴庆“因贾母王夫人不在家,没了管束,便任意取乐,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满厅中红飞翠舞,玉动珠摇,真是十分热闹。”白日里红香圃中湘云醉卧,深夜里怡红院中众人狂欢。前此数回写下人们兴风作浪,是疏于管理,而现在宝玉等日夜狂欢,亦因无人辖治。自第五十五回始至第六十二回皆写贾府乱象:“辱亲女愚妾争闲气”、“欺幼主刁奴蓄险心”、大观园藕官烧纸、柳叶渚婆子逞威、怡红院赵姨撒泼、厨房里司棋兴师,如此等等,真是鱼跳虫飞。下人们兴风作浪与宝玉等夜宴怡红虽性质不同,但皆因疏于管理。贾府此后弊乱依仍,笑声渐渐隐去,再也没有出现过夜宴怡红那样欢乐的场景。紧接其后小说即转入对贾敬之死和红楼二尤的叙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夜宴怡红不但暂时收束了这几回对贾府乱象的叙述,转入另外一组故事,而且也终结了小说前半部的欢乐,开启了下半部的悲苦。其结构性作用极为显著。《红楼梦》在叙事上有所谓的“以本回语应本回事”之法。夜宴怡红时麝月所掣花签为“开到荼蘼花事了”,此签不但为众钗佳讖,而且也是贾府运势之征兆。周汝昌先生以为这“是群芳的一大收尾或结束。”^⑦“开到荼蘼花事了”正应合了大观园从此远去的欢声笑语。

从第七十一回写贾母庆寿接续第六十三回之前小说所写贾府之乱象。开篇几句话略略带过贾政回京与家人团聚,即开始描写贾母八旬大庆之隆重的场面。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初五日,荣宁两处齐开筵宴。皇亲、驸马、王公、诸公主、郡主、王妃、国君、太君、夫人等等及远近亲友及堂客、官客等等皆来给贾母庆寿。自七月上旬,送寿礼者便络绎不绝。钦赐之物和元春贺寿之礼依时送到。馀者自亲王驸马以及大小文武官员之家,凡所来往者莫不有礼。与小说中其他人的生辰庆贺相比,虽然这次场面最为浩大,但欢乐、喜庆之色却很稀薄。虽然排场阔大,但小说所用篇幅并不大,很快就接续了对贾府乱象的叙述。晚间,“尤氏……见园中正门与各处角门仍未关,犹吊着各色彩灯,因回头命小丫头叫该班的女人。那丫鬟走入班房中,竟没一个人影,回来回了尤氏。尤氏使命传管家的女人。”“这两个婆子……不大在心上,”不但不肯去传,反而抢白尤氏带来的丫头,正如尤氏所说“这早晚门还大开着,明灯亮烛,出入的人又杂,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之后一系列不虞之事果然接连发生:司棋私会潘又安、傻大姐误拾绣春囊、来旺妇倚势霸成亲、众婆子深夜开赌局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第七十一回写贾母八旬之庆,实开以下数回之乱局。之后由乱生悲,再难有欢乐的场面。其结构性功能非常明显。

三、丧事描写与小说的结构

《红楼梦》写到了很多人的死亡,但对送丧的描写却不是很多。算得上详细描写的有三次:第十三回的秦可卿之死、第六十三回的贾敬之死和第一百一十回的贾母之死。三者分别处在小说的首、中、尾,具有地标性的意义。这三

次描写标示了贾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建构了整部小说的基本框架,同时对小说题旨的述说也有特殊的作用。

贾府上下五代,秦氏辈份最低,又未曾生育。其丧礼本应就简。秦氏淫乱至死,更提不得,说不得。其丧礼更不应该过于隆重。但作为公公的贾珍,却愿尽其所有。“贾珍哭的泪人一般,”哭着拍手道“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棺材用“出在潢海铁网山上”的檣木做成。“作了棺材,万年不坏”,“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珰如金玉。”“停灵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后开丧送讣闻。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化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灵前另外五十众高僧,五十众高道,对坛按七作好事。”“贾珍因想着贾蓉不过是个黉门监,灵幡经榜上写时不好看,便是执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于是,一千五百两银子又为贾蓉捐了个龙禁尉之衔。并告诉王熙凤“爱怎样就怎样,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取去,也不必问我。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只要好看为上。”到出殡的当天,“只见宁府大殡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官客送殡之人众多,诸王孙公子不可计数,且有郡王之孙、公侯之后。堂客所乘轿子不下百馀十乘。送丧队伍前后相继足有三四里远。“走不多时,路旁彩棚高搭,设席张筵,和音奏乐,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东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宁郡王,第四座是北静郡王的。”秦氏丧礼之隆重,无以复加。秦氏隆重的丧礼,显示了贾府此时家道正盛,权势熏天。秦氏因淫而丧,其葬礼却如此奢华,不但说明作为诗书礼义之家的贾府廉耻丧尽,而且也埋下贾府衰败之根。小说特意点出秦氏所用的棺材原系“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的,实际上也是有意暗示贾府最后之

结局。

从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到第十六回“秦鲸卿天逝黄泉路”这一个故事板块,描写了多种类型的风月故事和多人的丧亡。有宝玉与袭人的云雨初试、有贾琏与王熙凤的白日宣淫、有众顽童学堂里争风吃醋、有贾瑞与王熙凤的相思之局、有宝玉与秦钟的同性之恋、有秦钟与智能的风流韵事。第五回宝玉梦中与秦可卿的缱绻缠绵也应该算在其中。在这一个风月故事板块中,最无耻的莫过于贾珍与秦可卿的不伦之恋了。这也是这个故事板块中最核心、最花笔墨的一个故事。围绕着这一核心,其他故事都起到了渲染、烘托的作用。秦氏之丧透露题旨、结构情节、聚拢叙事中心的功能非常明显。

秦氏淫丧,贾珍却为她举行这样隆重的丧礼,真是滑稽之至。如果与其后贾母简陋、萧瑟的丧仪相比,真是让人不胜感叹。全书一首一尾的两大丧礼,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其结构全书的作用不言自明。

第六十二和六十三回写宝玉、宝琴、平儿、邢岫烟四人生日。众人猜拳行令、饮酒唱曲,夜以继日,直闹到四更多天,乐得忘了礼义。第二天众人又在榆荫堂中,以酒为名,热闹了一回。正顽笑不绝,忽然传来贾敬殡天的消息。之后,小说的叙事意脉进入深秋以致严冬。小说中的欢笑声突然少了很多,再也没有出现如此的狂欢场面。虽然贾母等还在努力试图找回先前的欢乐,但都是强颜欢笑,最终还是不欢而散。贾敬之死,在小说中不仅成了乐与悲的分水岭,而且由贾敬之死小说叙事也转入另一故事板块。

贾敬之死在国丧期间,宁荣管事的主子除尤氏之外都不在家中。尤氏便请尤老娘并二位妹妹来家中居住看守。由此又引出贾琏、贾珍与尤二、尤三的风月故事。从第六十三回贾蓉情挑尤二姐开始,到第六十九回尤二姐吞金止,小

说用了将近七回的篇幅详写贾珍、贾琏、贾蓉与尤二姐、尤三姐的风月故事。从夜宴怡红到这一组的风月故事,贾敬之死,起到了勾连转折的作用。贾敬之死,为二尤到贾府小住,为贾琏偷娶、尤三姐思嫁提供了合理的机缘。国丧家丧,父子聚麀,贾琏偷娶,背礼违法,又为日后被抄埋下了祸根。

第一百一十回贾母去世,丧仪简陋草率,与第十三回秦可卿的丧仪相比,有天壤之别。此时贾府刚被抄没,贾政不敢招摇,不顾及老太太的体面,说什么“丧与其易,宁戚”,一切从简。说“悲切才是真孝,不必糜费图好看”。尽管丧葬之费是老太太早先为自己预留下的,但仍不肯尽用。说银子用不完,仍旧用在老太太身上。将来在祖坟上盖些房屋,置几顷祭田。洪秋蕃评曰“此皆文饰鄙吝之词也。”^⑧“邢夫人一听贾政的话,正合着将来家计艰难的心,巴不得留一点子作个收局。况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长房作主,贾赦虽不在家,贾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说请大奶奶的主意。邢夫人素知凤姐手脚大,贾琏的闹鬼,所以死拿住不放松。”“邢夫人虽说是冢妇,仗着‘悲戚为孝’四个字,倒也都不理会。王夫人落得跟了邢夫人行事,馀者更不必说了。”王希廉评曰“贾政惟知悲戚,邢夫人但知省俭,王夫人偏听不明,只有凤姐空拳孤掌,竭力支持,反受埋怨,安得不呕血晕倒?”^⑨王熙凤手中没有银子,邢夫人暗中掣肘,再加上此时贾府之内可用之人很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指挥如意,挥洒自如了。“将花名册取上来。凤姐一一的瞧了,统共只有男仆二十一人,女仆只有十九人,馀者俱是些丫头,连各房算上,也不过三十多人,难以点派差使。”“内里竟无一人支持,只有凤姐可以照管里头的事。”已经过了几天,“里头还很乱,供了饭”却“还叫亲戚们等着”,“叫了半天,来了菜,短了饭”,凤姐跑里跑外,“吆喝人来伺候,胡

弄着将早饭打发了”。因为没有银子可用，“外头棚杠上要支几百银子，”很久不能发出。虽然“传齐了家人女人们，一一分派了”，但“众人都答应着不动。”“终是银钱吝啬，谁肯踊跃，不过草草了事。”王希廉云“里头人心不齐，外头呼应不灵，总因银钱不应手，凤姐没权柄，遂至诸事杂乱。”^⑩王熙凤“只好在底下张罗，叫了那个，走了这个，发一回急，央及一会，胡弄过了一起，又打发一起。”在这样的大事上，却让一个丫头乞求为老太太体体面面的办一办。“别说鸳鸯等看去不像样，连凤姐自己心里也过不去了。”真是“衰败之后，丧事不能如仪。”^⑪

“凤姐办秦可卿丧事，欲行便行，事无不举，以上无监临之人也。今办贾母事，乱如棼丝，其威令至不行于奴婢，以外有贾政主持，内有邢夫人阴相掣肘故也。”^⑫小说借贾母丧仪之简陋显今日家计之萧瑟，借秦氏丧仪之豪奢状贾府昔日之威势，二者一首一尾，不但对比鲜明，而且起到了构建全书框架的作用。王希廉评曰“借此时之冷落形容昔日之富豪。一笔之中两面俱到。”^⑬围绕着史太君之死，从第一百零九回“还孽债迎女返真元”到第一百一十四回“王熙凤历幻返金陵”，这一叙事板块，前前后后写到了许多人的死亡，有迎春之死、鸳鸯自缢、妙玉遭劫、赵姨娘中邪而亡、王熙凤金陵归册。从这一点来说，史太君之死是这一故事板块的核心，有着提掇故事、结构情节的作用。

贾母八旬寿庆，虽然隆重，却难见欢乐的气氛。其前笑声已减，其后更难见笑声。生之乐，由贾母寿庆终之；家族之败，由贾母之死结之。史太君，史也。一部大书，乃贾府盛衰之史，故以史太君结之。这位史老太君不但亲历了贾府由盛而衰的全部历史，而且还是很多重要关目的启动者，和全部家族史的收关者。贾母之死，结束了贾府的这一轮盛衰循环。

生死,人之大事。死生之大,关乎家族盛衰、乃至王朝兴废。一部《红楼梦》,一部家族盛衰史。系家运世道于生死之间,以生死结构全书的情节框架,作者于小说情节的建构可谓匠心独运。

注释

- ①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三版,第150页。以下《红楼梦》引文,未作特别说明者,皆自此本,不再一一注明。
- ②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175页。
- ③⑨⑩⑬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9、655、655、655页。
- ④⑧⑫ 冯其庸校订《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8—459、2512、2512页。
- ⑤⑥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506、505页。
- ⑦ 周伦苓编《周汝昌红楼内外续红楼》,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 ⑪ 东观阁本夹批,见曹立波《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本文作者:广东韶关学院文学院 邮编:512020)